

杨方笙 著

此中人集



序

汕头市政协岭海诗社

杨方笙同志的诗词集就要出版，他自题集名叫《此中人集》，且自我解嘲说：我留下的不是「绮貌」，大约只是一张呆照。但此一张张「此中人」的呆照，确是眼前自己的「正身」，无可逃避，故尔统名之曰「此中人集」。但此中不无感慨。他在别处题相册的《浣溪沙》，不是这样说吗？「少日娟娟美绝伦，镜中蝉鬓渐非新。」故读杨同志的诗词，若仅以诗求人必只得诗貌，倘能以人寻诗那才能得诗魂。正所谓读其诗须先知其人。杨方笙同志以英妙之年从巴蜀入潮，投身革命。解放之后，受党委托，任潮州自来被认为最高学府的金山中学的副校长。接着又主持创办潮安高级中学。正是揽辔头骋骐骥，为

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拼搏之时，却换来了一顶右派帽子。经这一蹉跌，就等闲过了二十年不能有所作为。只能青毡坐破，兀兀穷年，仍站讲台，耕耘不懈。至一九七九年，始得平反昭雪，精神振奋，遂出任汕头幼师校长，继任汕头市教育局长，不久又任为汕头教育学院院长。学院才稍具规模，他又到了退下工作第一线的年龄。返顾杨方笙同志在潮汕四十多年的生涯，可谓失意时多，得意时少。如他自己所说：「问君何以度年华，三日阴云二日佳。」此后他虽然不肯放下笔杆子，继续作文字生涯，欧阳修说：「文章只乎润身。」难道老天就只能让他以文章润身吗？

《此中人集》共分四部分：一、早春之什（一九五〇—一九五七），二、苦夏之什（一九五八—一九七七），三、新秋之什（一九七七—一九八八），四、暖冬之什（一九八八—一九九二）。这就是杨同志一九五一年以后的生活历程。编年虽分春夏秋冬，但早春之什并不是纯写春光，新秋之什也不是尽写秋色。写作时间有前后，空间更是无限制，是心灵的反映。它可以有当今，有过去，有未来，用以写欢悦，发幽情，摅忧患，作玄想与抒愤懑，让生花妙笔，驰骋于矮笺之上。

他的早春之什，以轻灵之笔，写殊乡潮汕风物之胜，心平气和，胸无尘滓，故如

《荷花舞》，「翠裙接岸田田叶，菡萏临流楚楚身」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绝妙意境。至于苦夏之什，正是杨同志尝到人间的屈辱忧患时期。可是读他这一时期所作诗词，却绝无疲沓抑塞之感，这是涵养功深，才能胸齐得失。「脱皮容易换心难。」「休怜遍体无乾缕，满腹豪情看晚虹。」他是如何自信，他是如何对生活的执着，都可从这些句子体会到。而「锻炼如斯真变铁，虚抛廿载未为赊。」又是何等倔强。

雨止天晴，自一九七七年开始，杨同志的创作，随着这时开霁的心境，进入了最旺盛时期，从这一时期的作品，已可看到杨同志的诗词已具备了自己的风格，清新朗畅，可比并剪哀梨。而其中尤以独具胆识，更是难能可贵，因为非有识力，不能辨方向，非大胆，不能突破旧的框框。他对传统诗词的继承和创新，掌握得非常有分寸。元好问主张作诗要有风骨，有宏敞之气，多任自然，除儿女之情，写悲壮风云之作。因作《论诗绝句三十首》以申述其旨趣。袁枚主张作诗不必温柔敦厚，不拘任何体裁，艳情险体，无不可任情发挥，承继钟嵘吟咏性情的自然风貌，提倡以性灵为诗，故也作「续元遗山论诗绝句」。杨方笙同志则欲在利用诗歌的文学遗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别择，自成风雅，且多论列近代及现代诗人制作以垂典范，也作《论诗绝句三十三首》。又在教学中

对教材独有体会，以诗的形式，加以评鹭论列，作《近古文学杂咏二十八首》，是一篇近古文学批评史的提纲。诗家以西洋制度名物和声光电化诸科学问入诗，前有嘉应州黄遵宪，以科学入词，仅见辛弃疾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送月一词。有句云：「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似乎辛弃疾已知道月绕地球的道理，但辛弃疾比哥白尼发现月绕地球早了三四百年，这最多只能说明辛弃疾是「假说」，是偶然与科学密合，或者如王国维所说是「神悟」。而杨方笙同志的《浣溪沙》十首自序云：「以科学知识入词较为罕见，姑一试之。」这是词的被作为艳科的再一次突破，新开辟词的意境。这次尝试是成功的，曾被选入《当代诗词》中。集中附录的几套《拟散曲》，如《画鬼图》、《借东风》、《女皇封官》、《白卷英雄》、《永难忘》，虽是抒愤懑之作，也是尝试诗歌与杂文相结合，作为诗歌改革道路上的一番探索。

一九八八年，杨方笙同志退居工作二线之后，解除了烦扰，才得有「整顿身心」的时间。于是才有纪事之诗以明心迹，有反思之诗以观照历史与世态。又有「优游岁月」，方能漫游祖国东西南北，到处赋诗填词，描绘及歌颂祖国美丽的河山，佳章秀句，层出不穷。更以蜀人的眼光写作潮汕风物的竹枝词，动辄数十首，真是「剩锦零绢渐满箱」，

作为一个忠实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人，他是闲不了的。现在他仍致力于弘扬潮汕历史文化，而殚精竭虑，还负责政协岭海诗社的实际领导工作，对中华诗词后继人的问题，特别关怀，主办诗词辅导班亲身负责讲课，发挥「老牛推磨」的精神。杨方笙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诗词虽是小道，却可验证一个人的情操性行，是探察人心的窗口。我们说读杨方笙同志的诗，须先识其为人，就是这个道理，就会知道「诗之中有人」。

自序

一九四一年九月，我在四川省立宜宾中学升上高中二年级。那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大片国土依然沦于敌手，许多原在沦陷区的单位疏散入川，大批公教人员、知识分子流亡到了内地。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搬到距城六十华里一个叫李庄的小镇乡下。同我们比邻而居的，竟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济大学这样一些赫赫有名的单位。有一次我们的校长忽来灵感，把董作宾老先生请来跟我们讲甲骨文。讲些什么我已经没印象了，但是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蓝布包，拿出几片龟甲兽骨向我们指指画画的情景，至今依然记得非常清晰。

就在这一学期，我们听说新来一位曾经在国立扬州中学任过教的国文教师。生活在川南一隅的我们虽然孤陋寡闻，扬州中学的大名是听说过的，于是产生了极大的期待感和好

奇感。上第一堂课时，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戴眼镜的黑瘦先生跨入教室，操着抑扬顿挫的下江口音，一气不停地将流行的国文教学法骂了个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他叫我们将课本通通收起来，宣布此后将教我们读诗写诗，并说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不单可以让我们学到必要的文字知识、音韵知识、语法修辞知识以及各种文学知识，还可以培养我们的想象力构思能力，教会我们辨识大自然和人类语言的声色之美。

这便是戚法仁先生。

戚先生的课确实讲得精彩，而他的严格以至严厉甚至比他的讲课还要出名。在课堂上，他不单不能容忍学生手足乱动，东倒西歪，连某个学生腰背挺得不够直也要大声斥责。挟带偷窥这一类事经他发现必定严惩不饶，更加不在话下。说实话我们这班学生也不是等闲之辈，调皮捣蛋起来也可以闹得沸反盈天，就是学校那位中校衔的军训教官见了我们，除了挥舞「红帽子」虚声恫吓之外也毫无办法。然而我们对戚先生就是「服」。什么「东董冻笃」，什么「平平仄仄」，从李太白的「噫吁哦！危乎高哉！」到韩致尧的「报国危曾捋虎须」，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们全班四十多位同学，基本都学会了读诗乃至写诗。

上课是这样。至于作文，戚先生另有一套办法，即是不命题不限体裁不规定内容，由学生自由抒发。好在那时中学生的平均作文水平不算低，至少都过了「通」的一关，任意抒写，确实能在较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记得有一次我以从乐山坐木船到宜宾的经历为题材，模仿江津诗人吴芳吉的「白屋体」写成一首长诗交上去，居然博得戚先生三个「A」的最高评价。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我自感已经成为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的「诗人」了，于是邀约班里几位同好，印诗韵，交换诗作，形成一个松散的、谁也没真正服谁的诗歌小团体。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诗说多可笑有多可笑，不单「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且往往作「欲说还休」状，宛若猴儿做戏。然而不能否认，那批东西里也有一点点才情，一丝丝灵光，也有一种渴望表现青春自我的心理萌动。

考上大学，以后又投身革命学生运动，诗词是再也不写了，所写的都是服务于斗争的评论、散文和杂文。那时武汉大学大学的进步学生社团有所谓「三谈」，即「政谈社」、「文谈社」、「风雨谈社」，各有自己的机关壁报。前两者各以犀利透辟的评论或委曲深沉的散文取胜，我们「风雨谈」则远师鲁迅，近学《野草》，以嬉笑怒骂、讽刺挖苦的杂文知名。当时我写过多少篇这一类的杂文小品，已经记不清了。也写诗，不过不是写传统诗词，而是写有一定格律

规范的新诗，甚至莎士比亚式的、密尔顿式的或者白郎宁夫人式的十四行诗。说来这又跟戚法仁先生对我们的训练有关。我从来不认为格律是一种束缚，是一根能够吊死灵感的绳索；相反，我认为经无数诗人包括民间诗人的多年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格律，是语言的熔铸器，是感情的称体的衣裳，是诗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你可以调节它，变化它，却不可抛弃它。正因为如此，在新诗人中我不大喜欢艾青、穆木天等人，对朱湘、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何其芳倒是更感兴趣。自然这是撇开思想倾向光从诗的形式来说的。

那时是四十年代，抗战未胜，国难方殷，民生多艰。我要写诗，就必须将革命进步的内容跟我追求的格律美结合起来。要编织这么一种艺术花环很不容易。问题在于新诗虽然诞生了二十多年，却还没有形成一种或几种大体公认的格律形式，甚至还没有大体认同的诗律原则。刘大白的准词曲体，闻一多的豆腐干体，田间的「鼓点体」或者说短柱体，卞之琳的商籁体，还有什么楼梯式等等，都还处于个人试验阶段，好比树上刚结出胚珠的果子，谁也料不定它将来的味道会是怎样。我越来越佩服民间无名诗人以及屈原、沈约等人，他们都有创体的天才。有了他们「导其先路」，后来诗作者的踵事增华便要容易得多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困惑，我写诗的冲动日见其少，后来干脆连新诗也不写了。

解放以后，人们全身心都投入新生活的大潮，吸引我们的新鲜事物令人目眩神摇，正是诗的时代，我却很少想到再去写诗。当时我在韩愈、李德裕、陈尧佐流寓过的潮州工作。有一天又忙又累，晚饭后独自到田野散步，见到新盖的农舍，路边的野花，几个女孩子将花采下顺手插在笠子上，还有一个牧童正在「短笛无腔」地吹口哨。我忽然感到一阵心灵撞击，产生一点生活感悟，随即便萌发了一种诗的感觉。这股感情的细流不期而然地随着我的脚步，注入传统诗歌的河床，从而使一片不成形的水具象而构成形体：

步出城西绿水边，野芳无主亦娟娟。

密菁深处见新垣。村女折花簪笠上，

牧童吹叶弄唇间。乡情浓似草芊芊。

这一阕《浣溪沙》便是解放后我写的第一首诗，回宿舍后顺便将它抄在了日记本上。还是因为倾心于工作，感到忙和累，以后我虽然偶尔捕捉到一丝半缕诗情，断断续续写了些诗词，数量毕竟有限。也很少想到去请朋友批评，只是抄在日记里给自家看。有时抄下便忘记了，过些日子重新翻出来，就象突然接获通知去认领久已遗失的物品一样，真有些不太相信这东西属于自己。我自知缺乏「掣鲸鱼出碧海」的本领，写的大多是近体诗

和词曲的小令。填词时我也懒得去翻词谱，只就自己早已记熟的几种词调翻来复去地套用。这样多番使用，使我对那种词调的声情特点也似乎多了一些理解。比如《浣溪沙》即是一首七绝的扩充。七绝本来就要求言简韵长，音节谐婉，有尽而不尽，上下片各多作一句延伸，就增加了一种丰而不肥、畅而不流的效果。它的着力点应当是第三句和结句，要使它不厌其多不觉其少，否则就成爲两张「三脚板凳」，很难放稳。又如《鹧鸪天》无不为七律的变化，它好就好在规整中小有波澜，长句中掺以短句，这一点「大集体中的小自由」就使得严密工致的律句灵活飞动起来，因而过片的两个三言短句和结句最宜注意。总之，写近体诗和小令这一类抒情短章无须翻大跟斗，作大回环，似乎易于措手，然而在这一小方地毯上舞垂手，跑碎步，还要做到顾盼有情，实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是一个公开演出的舞者或歌人，意在博人喝采；至多是个爱曲的「票友」，关起门来对着镜子比划比划，偶有会心，便欣然自得，不过如此罢了。

我佩服我的同乡苏东坡。「以论为诗」、「以诗为词」都不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禁区。诗、词、曲以至新诗都是抒情寄意绘景写心的工具，关键在于能否得心应手；诗词中闯入少许议论，只要不以之取代形象的鲜明性具体性，不破坏诗的内在情韵，也是完全可以允许的。

不但「诗庄词媚曲俗」的界线可以冲破，新诗、民歌和传统诗词也应该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互相渗透，不宜死死地筑几冬篱笆将它们隔成「三家巷」，居人老死不相往来。不错，相对而言，它们都有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但正是由于某种交叉，某种互相调情，某种混血，才能别开生面，诞生新质。

解放以来，我就是这样自得其乐地、自抒怀抱地东涂几首，西抹几行。现在抄集在一起，就如同重新捡起一叠发黄的旧相片，不免瞅着自己的傻样憨态直乐。它不是我，它就是。统算起来数量是微薄的，只有两段时间写得较多：一是刚打倒「四人帮」后，觉得胸中有一股长期盘郁的恶气，不吐不快。最后附录的几套「拟散曲」，就是将诗歌与杂文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一是九八四年参加汕头政协《岭海诗社》后，受到前辈和同辈诗友的创作热情感染，不免要时作桴鼓之应。一九五七年以前少不解事，写的东西尚存若干天真，名曰早春之什，此后直到一九七七年，颇尝到一些人间的屈辱忧患，名曰苦夏之什，再其后到一九八八年，甩开心头的暗翳，重新投入生活洪流，名曰新秋之什，一九八八年退出工作第一线，得以花坛散步，阳台曝日，优游岁月，整顿身心，名之曰暖冬之什。

集中还有一阙《浣溪沙·题相册》写道：

少日娟娟美绝伦，镜中蝉鬓渐非新，
老来衰丑孰相亲！锦瑟华年存绮貌，
名山胜水记前尘。此中人是眼前人。

我留下的不是「绮貌」，大约只是一张张呆照。但这一张张「此中人」的呆照确是眼前自己的「正身」，无可逃避，故尔统名之曰《此中人集》。

作者

一九九〇年九月

目 录

早春之什（一九五〇—一九五七）

浣溪沙（步出城西绿水边）	一
浣溪沙（邬渡残苇好泊船）	一
鹧鸪天·春	二
早春忆樱桃	二
浣溪沙·听潮乐	二
念奴娇·广州喜晤杨丰	三
北京故宫	三
忆秦娥·游天坛	四
沈阳观朝鲜舞蹈家长鼓舞	四
过上海	四
望海潮·杭州留别苏沛	五

羊城闻粤歌（二首）	五
虞美人·登涸溪塔	六
韩江	六
潮州	六
金山	七
踏莎行·再登涸溪塔	七
鹧鸪天·寄羊城友人	八
广州观梅兰芳《贵妃醉酒》	八
听马思聪奏《思乡曲》	八
水仙	九
浣溪沙·岩石雨后	九
鹧鸪天·荷花舞	九
鹧鸪天·戏咏七夕	一〇
宿韶关	一〇
韶关五里亭话别	一〇
临江仙（手剥团团白玉）	一一
一九五六年除夕过梅州	一一

望海潮·怀乐山……………一二

望海潮·怀宜宾……………一二

望海潮·怀成都……………一三

咏木棉……………一四

苦夏之什（一九五八—一九七七）

生查子（朝在海之南）……………一五

浣溪沙·落花……………一五

临江仙·露……………一六

临江仙·荷……………一六

星空……………一七

车过武汉长江大桥……………一七

去西安道上……………一七

过华清池……………一八

西江月·西北道上……………一八

又……………一八

游兰州雁滩……………一九

过厦门集美……………一九

潮汕农事口号（四首）……………一九

劳动杂咏（五首）……………二〇

潮绣女……………二一

鸬鹚天·山中暴雨……………二一

鸬鹚天·韩江浣衣……………二二

还乡绝句八首……………二二

忆秦娥·神女峰……………二五

忆秦娥·再咏神女峰……………二五

韩江观游泳赛……………二五

登山……………二六

水调歌头·苏联卫星摄得

月球背面照片……………二六

新秋之什（一九七七—一九八二）

改正志感为赋三律……………二七

浣溪沙·寄友人……………二八